

# 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 社会学系, 美国)

**摘要:** 问题不在于必须在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之间做一个选择(即使前者在方法论上更加有保障),而在于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尽量地克服“理论短视”和“方法固执”,而充分地认识到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两者各有优劣,在进行一项具体的研究时我们要做的是扬长避短,使研究的逻辑和结论具有理性上的说服力和经验上的有效性。这才是解决当前的社会科学危机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解释传统, 解读传统,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人们认识方法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解读传统,它的目的不在于给出一个因果关系的解释,它的目的在于理解问题本身,它所针对的是解释传统这种认知方式。解释传统就是试图寻找历史发展链条中的因果联系,解读传统就会批评这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处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分析范式的误用。美国在六七十年代以后,兴起了一股解读传统的潮流,比如美国学者**格尔**就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放弃对虚假真理的追求,而着重在对社会历史的背景的理解。首先他认为社会现象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是参与社会场域的大众所赋予的。其次,他认为社会现象只能通过解读来理解,而不能通过解释来懂得。第三,他认为对于人文科学而言,通过归纳方法得出的结论和知识都没有可靠性。他们注重把历史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来分析。其实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当然可以从现象学、语言学等角度来认识这个本体论问题,但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多的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现在主导西方的是解读传统的认识方式,尤其在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解读传统是一枝独秀。历史学研究中解读传统占 20%左右。

解读传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强调是“述而不作”,是解经读经,其实质就是解读传统。比如历代学者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式解读。在西方,对圣经的解读一直存在。解释传统倒是非自然的。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是没有解释传统的,而是解读传统。因此在西方

学者看来，中国文化是相对阴柔的、偏女性化的注重自然的文化。解释传统往往意味着必须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开来进行分析，是非自然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雄性文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的宰制和征服。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解释传统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解释传统的“粗暴”和“断章取义”，因此解读传统逐渐地在学术界抬头。

这两个传统都各有优劣，可以相互补充而不可偏废。解释传统如果离开解读是没有意义的，对文本的解释必须纳入到产生文本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解读，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文本的意义和社会含义。比如美国有一个学者对中国和美国的性产业的分析，通过比较他得出了中美两国的巨大差异，而要了解这种差异仅仅在因果解释的链条上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反差放置到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状况里进行“解读”，则差异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如果让我做选择的话，我还是会把解释传统放在解读传统之上。因为正如民主制度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但确实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一样，解释传统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一种最不坏的认识方式。解释传统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比如《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作者就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日本和西方某些国家在近代历史过程中为何作出不同的历史选择作了分析，这种解释背后都是有着很强的逻辑依据的。而解读传统遵循是一致性原则，强调是和谐和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家是最好的社会科学家，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把一个故事讲述得首尾圆合不露破绽。一致性原则因为没有使用比较方法，所以根本无法证伪。受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储备进行事实判断，而无法根据逻辑原则进行真假判断。当然好的解读方法可以产生大学者，但是坏的解读方法却为任意武断的“解读”打开了大门。一个做中国古代社会缠足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在作了种种描述和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妇女的小脚使她们在男人面前更加有“权力感”。因为她们懂得如何通过绣花鞋、三寸金莲刺激男人的性欲，从而有利于她们控制和主导男人。这种解释逻辑最后自然导向小脚使女人更有力量的荒谬结论。芝加哥学派的解读传统强调的是全景式解读，把所有与文本主题相关的社会内容都纳入被书写的框架。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作者越是试图将所有信息表达，就越是可能违反解读传统的一致性原则。比如一项对美国纽约的社区拾荒者的研究，就将这些拾荒者的生活世界、交往空间、管理方式和精神生活全景式地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成了一种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复制和移植。但是这种社会学式的解读遭到了很多批评。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种解读没有理论背景，而仅仅是在叙述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批评者强调是要进行带有理论背景式的解读。这种解读方法更坏。因为实际上，这种解读在认识事物或现象之前就已经“主题先行”，有了一个观念的预设，所以导致

最后解读成了对预设观念的验证。在我看来，这种解读有三个弊病。一是用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比如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虚构出的“超级文本”，中国历史上没有民族主义而是崇奉文化主义。士大夫注重的是文化价值系统的认同。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作为同样的异族统治者，为什么不接受中国文化的元朝很快灭亡，而接受中国文化的清朝就可以统治得长久一些？作为被建构的民族主义神话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意识是不可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是民族主义，章炳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大相径庭。杜赞奇等人研究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往往根据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进行分析，然后给分析对象命名如“超级文本”等，这实质上容易抹杀同样的民族主义话语背后内涵的歧异性甚至冲突。到最后就变成一场学术命名游戏或者说冠名竞赛，词汇成了理论。第二个弊病在于这种解读传统的方式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就如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等刚出来是往往轰动一时，但是很难被归置到学术代际相传的学术体系中去。这里最要命的就是概念成了范式，并且被当作公理千篇一律地进行使用，结果最后发现发展中国家认识发达国家一样是从自己的立场、经验出发的，一样是将对方他者化的。这就使学术争论变得很无趣很没意思。第三个弊病在于，因为这种解读传统是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有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解读的故事往往是非常简单的，但为了强化其学术气息，学者往往使叙述的话语复杂化，换言之，这种解读是依靠话语的绚丽和晦涩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和空洞。

解释传统当然也有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解释传统试图将自己装扮成“物理学”，也就是说它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想学习经典物理学的做法。在近代物理学产生以前，所有的学术都可以说是与哲学或者说思想有着暧昧的关系，但是牛顿的物理学给后人树立了一样样板，物理学与哲学成功的“离婚”了。人文学科与哲学“离婚”在美国最显著的表现是所谓的“中层理论”，它虽然不会像前面所讲那样对传统或社会“乱点鸳鸯谱”，制造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但是这种所谓的中层理论最后往往推导出一些很肤浅的结论。其实，解释传统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狭隘的，而是多样的。比如在社会学里有四种解释传统：一、物理学的解释传统，即经典的正规的解释方法。二、生物学的解释传统，注重从经验研究出发，同时又注意从中归纳出一定的理论模式，比如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三、社会学的解释传统，这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种解释传统，往往是从社会、自然与人类自身的三者关系的互动中去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既有一些学者从宏观上进行社会学的阐释，也有很多学者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思考的。比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韦伯的经济社会理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搭便车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有它们各自的缺陷，要么就是

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把社会事实的存在化约成一种主观性的事物，要么就是把自己从特定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出发的研究得出的特殊的模式加以普遍化（例如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在他们的分析话语中，人的社会行动的基础的解释就一直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做无意义的摇摆，使得任何的分析都可以找到一个基础，同时又存在明显的漏洞。四、中层理论的解释传统，往往走向多因一果的论证方式，以机制分析为基础搭建他们的理论架构。研究社会运动，我认为单单依靠中层理论还是缺乏分析的力度和有效性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解剖。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框架中，社会运动的组织方式、诉求目标和话语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否则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来说，中层理论很可能会导向将其人为地割裂得支离破碎，从而使总体性研究无法进行。这当然就比较接近哲学了。事实上，我认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就应该在哲学与经验研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因此，问题不在于必须在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之间做一个选择（即使前者在方法论上更加有保障），而在于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尽量地克服“理论短视”和“方法固执”，而充分地认识到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两者各有优劣，在进行一项具体的研究时我们要做的是扬长避短，使研究的逻辑和结论具有理性上的说服力和经验上的有效性。这才是解决当前的社会科学危机的必由之路。

## Explaining Tradition and Unscrambling Tradition

Zhao Ding-xin

(The Chicag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merica)

**Abstract:**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we must make a choice between explaining tradition and unscrambling tradition, but that we must consider how to try my best to overcome 'confined theory' and 'freezing method'. In fact, explaining tradition and unscrambling tradition have thei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respectively. What we should do in a concrete research is exerting our good qualities and avoiding our shortcomings, thus we can make the logic and the conclusion of our research have the persuasion in sense and the efficiency in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certain way of serving current social science crisis.

**Key words:** explaining tradition, unscrambling tradition, efficiency

收稿日期: 2005-10-12

作者简介: 赵鼎新, 男, 汉族,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